

# 徐然集

上集

作者

李永熾

C53  
20106  
1

李永熾 著

# 徒然集

上集



稻鄉出版社



## 徒然集 上集

---

作 者	李	永	熾
發 行 人	彭	永	強
出 版 者	稻 鄉	出 版	社
地 址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53巷35號		
電 話	(02)9626844		
郵撥帳號	1204048—1		
印 刷 刷	正陽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 版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		
登 記 證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4149號		
定 價	一七五元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

破損本，缺頁本請寄回本社更換

ISBN 957-9405-07-7

070001

## 自序

從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嚴以來，迄今已滿兩年。在這兩年中，社會、政治都產生急遽變化；先是自力救濟運動的風起雲湧，接著當局為了控御政治與社會運動，強行制定不受歡迎的集遊法以及違反結社自由的人團法。由於集遊法的制定，終於導生了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的流血事件（五二〇事件）。同時也因國安法的運作，鄭南榕自焚事件因而出現。

這兩年幾乎可以說是四十年來台灣政治、社會變動最大的時期。這樣的變化在法統貴族與保守派人士眼中是混亂無序的表現。但在希冀台灣邁向自由民主的人士眼中，則是脫離威權體制、台灣自我成長的「再生」現象；換句話說，台灣如何從解體中重組自己，走向新秩序，是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士所重視的方向。在這過程中，脫序或失序，只不過是陣痛期的徵候，不必大驚小怪。可是，在這解體重構的辯證發展中，卻產生了兩種令人憂慮的現象：其一是法統貴族的反彈。這些法統貴族在台灣早已變成與台灣現實和前途毫不相干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利用總統選舉權來保護自己既有的利益，不惜與台灣人民的意願背反，根本沒有再創新局的意圖。其二是藉集遊法將社會運動強力壓制，而有意無意地把活潑的民心民力導向賺錢發財的唯利主義，不禁令人為社

會的重組而憂心，深怕兩年來有利的重組局面會消失於無形。

在蓬勃的社會力遭到壓制，民心傾向唯利主義的時刻，四十年來戒嚴體制下不合理的國家結構也逐漸暴露於大眾眼前。先是國會結構的不合理引發了反對勢力與自由派學者的檢討與抗議。這種不合理現象不僅造成國民黨沈重的負荷，也讓台灣的民意無法透過國會表達出來。國會一旦失去其固有意義，成為行政部門的附庸，其存在在本質上已成了問題。

五二〇事件發生後，學者與法官之間曾經發生一場言論上的戰爭。這場戰爭有形無形觸發了司法機構要求獨立的契機。於是，吳天惠案成為檢察官意圖擺脫政治干預的戰場，檢察官顯然是失敗了。接著，蕭天讚關說疑案在性質上似乎與吳天惠案大同小異，但內情可能更複雜。不論如何，這兩個案件都表現了戒嚴以來國家機構內部長期缺乏自律性的病徵；也可以說，國家機構早已失序。要如何從失序中重建國家結構內部的自律性，恐怕是台灣人民必須努力以赴的目標。

兩年來，一切都在變，不僅政治與社會在變，文化也在變。其最重要的象徵是報禁的解除。報禁解除導生了既有報紙的大幅增張與新報的崛起。既有報紙的增張也跟社會的解嚴一樣，頓時顯得手忙腳亂，無法理出自己的性格來，亦即無法為自己定位。新報出籠後，事實上跟既有的報紙沒有太大差異，也就是說沒有自己的特色，該有自己立場的也不敢明確表達出來。在這種狀況下，要跟兩大報競爭，自有其侷限。

報紙增張對既有的大報比較有利，主要原因乃在於財力雄厚和人員衆多。在這兩項先天的優越條件下，大報（尤其是兩大報）就藉張數之多壓制其他報紙，也因此創出了報紙周刊化的局面

。這裡所說的「周刊」是以日本的周刊而言，日本的周刊以暴露公衆人物的點點滴滴為主要表現手段。大報周刊化以後，每一資訊幾乎都像周刊一樣加以擴大，而且繪聲繪影，虛虛實實，反而失去了資訊傳播的功能，對閱報者常造成很大的困擾。另一方面，大報也充分利用彩色，把專刊如「家庭版」之類雜誌化，却無雜誌的深度，反而培養了讀者閱讀「輕薄短小」文章的習慣，難怪比較有深度的文化雜誌不是關門大吉，就是苦苦支撑。不過，話說回來，如果能夠透視大報的特質，採行新的編採方針，新報仍是大有機會的。

總而言之，解嚴以來，不論政治、社會、文化，都面臨重新調整佈署的局面，更是大家必須為台灣前途付出一份心力的時刻。我有幸生活在這樣的時代，雖然常為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氣憤，卻也可以野人獻曝般提出自己的意見。就在這個時候，詹錫奎克主持「自由時報」副刊的編務。他邀我在副刊上開個專欄。雖然十年前也會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寫過專欄，但在學術圈營生的人總覺得難以長期著力。然而，時代的變化實在太吸引人了，台灣「再生」的能力也在心底頻頻召喚，明知所為不免「徒然」，還是一口答應下來。於是，從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刊出第一篇〈自由與在野精神〉之後，迄今已將近兩年。

稻鄉出版社有意把在自由時報副刊所寫的「徒然集」專欄文章結集出書。我把這些文章重新細讀，自覺與這兩年來台灣政治、社會、文化的變化頗相符合，也呈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便很樂意配上其他報章雜誌所寫的文章，交給稻鄉出版。雖是獻曝之言，也真切冀望能為自己生長於斯的土地盡一點心力。

最後，我要謝謝這個偉大的時代——強人已去、民力蓬勃旺盛的偉大時代；我們的前途就繫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也要謝謝許多共同努力的朋友，希望我們的努力不會是「徒然」，雖然這本書的名字叫《徒然集》。

(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深夜)

# 《徒然集》(上)目次

001 自序

## 第一輯

003

感覺與理性

007

理性與癲狂

011

否定與排除

015

法與公權力

019

——民主原則的省思  
司法的「治外法權」

023

權威與權力

027 現實與幻想

報紙與輿論民主

日本式經營與命運共同體

命運共同體與個人

傳統與現代

雜種文化

人間類型的轉換

一個名詞的翻譯

權力偏向的社會

赫奈特訪日談「權力與批判理論」

何謂「考現學」

兒童與國民教育權

尊重教師人格權

邁向新時代的契機

學術開放與自立

法治須以民主為基礎

革命與民主

095

學者與法官  
司馬遷與雷震

101

這樣的典獄長，法西斯透了

105

一些現象，一些感想

115

什麼「知日派」

119

情慾的遊戲

|——讀雷驥的《矢之志》

## 第一輯

125

日本文學在台灣

131

螢窗十年

|——日本文學的外國因素

135

《徒然草》的女性觀

139

日本無賴派作家石川淳

143

破壞、丑角與自我

|——太宰治的文學表現

163 意象的作家大江健三郎

171 性、救贖與承擔

——讀大江健三郎《個人的體驗》

179 「岩波新書」五十年

187 自由與在野精神

193 八〇年代日本青年文化的展現

203 日本的消費文化

——從記號論觀點解讀

213 日本公明黨與創價學會的關係

223 中日家族結構的差異

229 中國人與日本天皇

——以二次大戰結束前後為主

# 第一輯



## 感覺與理性

近幾年來，報上常常出現「理性(Reason)」這個字眼。舉凡人的行為與一般公認的行為有所乖異，就會使用「理性」這個字來加以責備。如果要表示自己的行為很冷靜，也會使用這個「理性」。於是，理性彷彿成了宰制人們行為至高無上的命令，有形無形就成為維護既有秩序的護身符或魔咒，反而僵化了活潑的思想，阻擋了生命感情之流。這種理性往往先有預設，假定宇宙間有個至高無上的實在，說它是神也好，說它是天也罷，總之，它是統合一切的實在體。事實上，這種實在體在俗界往往因人而異，並未定於一尊，尤其在「神已死」的現代更是如此。

在理性當令的時節，人的感覺往往被疏離，被異化，至少也是該受理性統合的對象。亞里斯多德說人是理性的動物，人們總是把亞氏這句話的重點放在理性上，而忽略了其下的動物性。其實亞氏也很重視人的動物本能。動物本能大約等於孔夫子所說的「食色性也」，感覺當然也包括其中。所謂感覺，大抵是指對內外對象的反應。反應則含有思考、判斷等在內。換言之，感覺可分為直接反應和間接反應。直接反應大抵可視為對對象物直接引起的感受；間接反應則大都是經過媒體作用而產生的現象，如思考、判斷等。不論直接反應或間接反應，都混然雜居在我們身體

中。這些混雜群居的東西，我們可以稱爲感覺內容。「理性」的希臘原本意是指收集、比量和建立秩序。若以感覺和理性的相關性來說，理性是指收集各類感覺內容，加以比量，而後建立秩序的作用。因爲在動物界中，只有人具有這種感覺的綜理作用，亞里斯多德才說人是理性的動物。

每個人身體上的各種感覺都能交互結合，鋪成關係網絡，這種結合的關係形態是將人的感覺和思考、判斷，甚或理性結合的契機。笛卡爾把這種結合稱爲「共同感覺」（Sensus communis）。總之，在「共同感覺」中，身體中的感覺相遇、結合、配置、統合，而自動形成一種秩序。這種感覺相互統合的關係與秩序，或者建立關係、奠定秩序的作用實體化以後，就稱爲「精神」，也可以稱爲「理性」。由此觀之，感覺是基礎，理性只是統合作用，並非超越感覺的存在體。

每個人都有「共同感覺」；人和人之間透過語言活動——亦即溝通或對話——也形成人際間的結合關係，而擁有「共同感覺」。所以「共同感覺」具有兩種特色，一是個人內部的共同性；另一是個人相互間的共同性。但這裡所說的共同性是主體間藉對話形成的結合關係，並非意指它能超越各種個別感覺，否則就會形成宰制個別感覺的獨裁暴君。

人和外在環境的關係最先源起於人的主體生活。換言之，人經由生活而與外在環境（或他人）發生關係，由此而產生出「生活感覺」。由歷史的發展可知，人最先都和周遭的環境發生關係，然後再透過各種媒體間接與遠隔地區發生關係。所以，生活感覺最先都是地域性的。地域性共同的生活感覺形成後，再慢慢與其他地域的生活感覺對話，經理性的作用，而形成更大地域的生活

感覺。可是，很不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經常有侵略戰爭，侵略者征服一地後，往往將自己生活感覺實體化所形成的意識型態，強加於被征服者身上，並極力排除被征服者的生活感覺。於是，被排除的感覺遂變形為神話、傳說等而留存。由征服者生活感覺所形成的文化便成為宰制性的文化。可是，征服者的文化脫離與現實環境相關的生活感覺後，也會慢慢僵化，只成為統治階層的意識型態。

被征服者或被統治階級的生活感覺雖然受到強大的壓力，有的因而變形，但並沒有因此消滅，往往會伺機反彈，侵入中心。

民主社會最值得稱頌的地方就是尊重民衆的生活感覺。民主文化大抵也是由民衆生活感覺醞釀出來的文化型態；也可以說是民衆的生活感覺經理性作用整理出來的文化樣態。所以，民主社會的文化其實只能說是各類生活感覺的共同感覺而已。這種共同感覺因其具有內部的共同性，所以在理論上應該具有主體性，可以說是主體文化。主體文化再與其他文化互相結合，建立關係，將可形成新的文化。

四十年來，我們在台灣往往如笛卡爾將感覺和理性分離一樣，只注意既成秩序的理性，而忽略了生存於斯的生活感覺。因此，四十年來，我們只有遠離生活感覺的文化，而無從生活感覺中醞釀出來的文化。目前，台灣已經解嚴，民主化運動也在各個層面如火如荼的展開。在這民力活躍的契機下，文化的民主化也是不能忽略的一個項目。文化的民主化意指由下而上的文化形成。要達成此一目標，必須先尊重並重視生存於斯的生活感覺。我們的生活感覺是什麼？我們有

沒有從縱的歷史和橫的社會面去加以發掘？最能表現生活感覺的文學作品是否表現了我們的共同生活感覺？這些問題都有待我們自問，並反省。當然更需要我們努力以赴。

感覺與理性並非互相排斥，而是相補互動的。

（自由時報副刊，一九八八、一、八）